

□文史漫谈 ■余则昌

“旧学商量”中涵养新知 ——余潜士理学精神座谈会随感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大儒朱熹在“鹅湖之会”后所赋诗句，恰可为程朱一脉正传的晚清理学家余潜士理学精神座谈会的精神注脚。

10月16日，5位学界翘楚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以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辨交织、理论阐释与现实观照交融的“福州西湖之会”，将余潜士的理学、教育精神从典籍中再次唤醒。

思想解码：古今对话中重温“旧学”价值

这场座谈会不仅为厘清余潜士思想脉络的“邃密”，更阐发对接时代精神的“深沉”。晚清理学智慧正以鲜活姿态，转化为当代乡村建设与文化创新的精神资源。

座谈会上，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照南以《闽学新活力：余潜士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转化与实践》破题，揭示余潜士从理学家到乡村振兴“实践范式”的转变。余爱水将军讲述余潜士淡泊名利、守住本心，以及深耕儒学、道学、理学的成就。北京大学郑开教授详细梳理朱子思想的传承机理，昭示理学思想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层启示和赋能价值。台湾政治大学陈逢源教授通过视频发言，印证余潜士学问跨越海峡的文化根脉价值和影响。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作为《余潜士全集》及

本次座谈会论文集《知行互进》等著述的主编，还原了余潜士终身践行理学教育文化启蒙的生动感人乡贤形象。

余潜士曾以耽读求知、学以致用、关心民瘼、淡泊名利的家国情怀，实践其思想追求。他在闽学传承脉络中阐发的“福、善、齐怀”等理论，续写了晚清理学篇章。他提出“立德不必务难显奇，善事父母兄长即德崇；立功不必尽致，立达他人即功成”的平实主张，把士人阶层的“三立”化为人人都可以实现的人生目标；他把“格物致知”的哲思化作了躬行实践的行动，把“修身齐家”的追求变成邻里互助的温暖。同时，他认为天地人的交济不能“诿诸气数之不齐，而坐视其流弊”，而要“放开眼界、脚踏实地、挺起脊梁”，承担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这种精神，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延续命脉的根基。

实践溯源：乡土深耕中彰显“理学”温度

思想的深度，转化为实践的温度。余潜士的精神密码，既蕴藏在学术追求中，更体现于将义理致用转化为乡土治理的实践中。

(一)修桥济世，以践履理学义行

余潜士善将“爱人利物”的理学宗旨化作利民实功。如“同安

镇三捷村古桥圮坏，村民艰于水行、农货滞运、孩童涉险”时，他率先捐俸，又挥毫作《募修三捷桥序》，以“君子济世”为念，奔走号召乡邻。历时半载，新桥横跨溪涧。他提出，修桥不只为修福报，而是从“我可以不困于过河”及至“一人可以不困于过河，而后四方的行人都不困于过河”，从“爱己及人到共同获益”角度剖析，娓娓说理，打动人心。

(二)立约化俗，以情理重构乡村秩序

钱穆先生说过：“乡约是儒学下沉乡土的生命力所在。”余潜士服膺程明道“使民各得输其情”之语，推及待人接物乃至处理乡村纠纷。道光年间，盗匪侵乡严重，乡村纠纷滋多，他以“守望相助，安宗定邻”为宗旨，为平民解纷释讼为旨，制定《保甲乡约》《禁盗乡约》，推行乡村教化，把冰冷的规条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终致辅弼乡“讼渐稀，民风日淳”。他为族人作书田簿序、祭墓簿序等，给宗族后代留下严谨、节俭、敦睦的良好人生价值观导向。

(三)开蒙启智，以教化培育文明根脉

余潜士一生钟情教育事业37年，将“育人”宗旨贯穿于蒙学实践中。

理学思想史上，教规与学规通过规约，将师生凝聚成一致价值观的学术“小共同体”，保证学术的“正统”，并固化核心义理，将

其转化为师生可遵循的行为准则，让高深理论走向日常教学；通过教学目标与方法确立，形成可代代相传的教育路径。故而，它们是理学落地传播和体系化传承的核心载体。

余潜士拟定乡村《敬业堂谕语》《学规浅说》，将“敦伦纪、循礼法”置于“读经书、学诗文”之前，把“存天理”转化为孝悌、勤俭等日常德行，让理学走出书斋。他著《童蒙分类字引》《养蒙故事》等，循循善诱，并且不拘泥于书本，带学生种桑养蚕、收割稻谷，把“勤俭孝悌”融入日常生活和劳作之中。把邻村女童张瑞贞接至家中亲授，助其成长为乡村女塾师；资助贫寒学子，免束脩、济笔墨等，并使这份“有教无类”精神世代坚守。

(四)淡泊名利的身教

因修身有成，余潜士以淡泊名利行世。故而，他上能与封疆大吏、学术名流打交道，下能与乡民百姓乃至牧童、樵夫相交接，彰显了理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实践智慧。他的学生中出现了晚清中国罕见的乡村女塾师、朝廷封赏“张太君”的张瑞贞，以及由盐商而转身为著名乡村田园诗人、著名慈善家魏杰等，这不是偶然的。

当代价值：在古今会通中焕发“新知”生机

笔者作为玉阳余氏后人、余

潜士六世孙，同时也是余潜士基金会发起人之一，回想2021年倡立永泰县余潜士基金会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挑战，但也取得不少成效。如已完成永泰家乡的三个项目：在一片废墟上修建起耕村书院，在火灾后重修新显堂，把颓蔽的旧第重振为“乡贤第”故居。

这三个公共空间，实与书院一体，同为承启斯文、振兴文化的枢纽。此外，基金会设专项基金奖励族人立志向学；成功举办了三场大型余潜士精神研究座谈会，包括纪念余潜士诞生240年宗亲大会、耕村书院落成仪式以及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西湖之会”，更将耕村精神从地域推向全国。

从当年凤池书院山长、翰林院编修魏敬中与林则徐长子林汝舟率众绅领荐入祀乡贤祠，到今日余潜士的事迹成为乡村振兴的思想资源。历史证明，余潜士的理学人生是有价值的。事实也印证，所谓“旧学”并非过时的遗产，所谓“新知”亦非无源的生造。当我们以“商量”的态度谨慎梳理传统文化，以“涵养”的耐心对接时代精神，那些失落于乡野的文化基因，就会成为照亮未来的精神火炬。

“旧学商量”处，自有“新知”生。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融汇，守正与创新的贯通，必将涵养生成新时代的文化新知。

□史林折枝 ■冯华进

徐宗浩与何知平王闲夫妇的艺缘

当北平的墨梅遇上闽江的诗韵，当耆宿的笔触回应才俊的古宣，一段在战火纷飞中淬炼而成的艺脉传承，便如暗夜中的明珠，历经岁月打磨而愈发温润动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苦难与蜕变。南北背景迥异却精神相通的艺术家们，分别守护着各自的精神家园。

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是京津画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并非只是闭门造车的画家，更是活跃的文化组织者与权威鉴赏家，曾任北京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北京古物陈列所顾问、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主席等。他的“石雪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文化人心中一处象征风骨的精神地标。

徐宗浩扎根传统，擅长墨竹、墨梅，笔力遒劲，意境清远。更重要的是，他秉持着“文脉即国脉”的信念，深知在民族存亡之际，文化坚守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争。这种信念，在他后来与齐白石、于非闇等大家合作《普天同庆》献给新时代的举动中，以及临终将毕生珍藏悉数捐献给国家的遗嘱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几乎与此同时，在远离北平的东南沿海，另一个文化世家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延续着中华文脉。何知平(1901—1995)，名维沣，号敦敏，是福州著名学者、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何振岱(字梅生)的次子，这位文坛世家传人选择了“学贯中西”的道路，远渡重洋到法兰西学习经济学。这段留学经历，赋予他贯通中西的视野，也让他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认知。

何知平夫人王闲(1906—1999)，字翼之，号坚庐，是传统才女典范。其父王寿昌，曾与林纾合译《茶花女》，开启中国文学翻译新纪元。王闲自幼受教于名儒郑容与未来公何振岱，浸淫经史，研习诗词，更得何振岱亲授古琴精要，后又随画家周愈学画，专攻山水。王闲与姐姐王真同为“福州十才女”核心成员。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盛赞她们：“皆能画能诗文词……梅生诗词幽远精深……二女经其陶铸，所作杂置梅生集中几不能辨。”陈衍特别欣赏王闲诗中的“闲适自喜，专学陶、韦”，以及《晓月》中的“悬岭疑有无，依云欲明灭”、《秋室即事》中的“四邻寂无哗，斗室即丘壑”

等句，称“写景工致，意境超然”。与陈衍、陈三立时称“海内三陈”的陈曾寿，更是对王闲的诗词不吝赞美，称“殆非寻常闺阁之作所能限”，古体“风骨遒上”，词则有“白石之清雅、易安之本色”，并特别强调这一切成就源于其“笃于学而资之深”。

历史的因缘际会，让徐宗浩与何知平、王闲夫妇在1940年至1941年间产生了一段深厚的交谊。

其时，北平沦陷，福州亦屡遭战火威胁。或许是通过共同友人的引荐，或许是基于对彼此学问人品的慕名，何知平、王闲夫妇与徐宗浩建立了联系。他们深知徐宗浩雅好文房，尤其珍视古纸，便做出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将家中珍藏的清代仿宋“红筋罗纹纸”，慷慨地寄赠或托请转交给远在北平的徐宗浩。

这“红筋罗纹纸”绝非寻常之物。它是清代仿照宋代工艺精制的高级宣纸，纸质绵韧，帘纹清晰如罗纱，其间更隐现淡淡的红色筋络，是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书画良材。

当徐宗浩在北平的“石雪堂”中收到来自南国的珍贵赠礼时，其内心的感动可想而知。这不仅

仅是物质的馈赠，更是一份穿越烽火线的信任，是远方的知音对他艺术人格的认同，也是一种文化命脉在危难中相互砥砺的象征。这份情谊，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刻，显得尤为厚重。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徐宗浩决定以自己最精湛的艺术来回应这份厚谊。他选择在这一极具古意的罗纹纸上，绘制最能代表中国文人风骨的题材——墨梅。

梅，凌霜傲雪，孤清高洁，自古便是士人气节的象征。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画梅更是寄寓着画家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春天的期盼。徐宗浩精心绘制了两幅，分别题写“疏干映横溪，溪水凝寒绿。王孙去不归，萧然共幽竹。知平仁兄同舍属写徐宗浩并题”与“坚庐女士雅鉴，石雪居士徐宗浩写”。这一细微之举，体现了这位前辈大家的周到与深意。

这段因纸墨结缘的往事，其影响并未随着战火的平息而消散，反而在时间的沉淀中，愈发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对于何知平、王闲夫妇而言，徐宗浩的墨梅是其家族珍藏中极

具分量的瑰宝。它不仅是艺术珍品，更铭刻着一段跨越年龄与地域的深厚情谊，见证着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坚守。王闲此后的人生轨迹，始终未曾偏离文艺之路，她的《味闲楼诗集》和《王闲诗词书画集》，便是其艺术生命的最好注脚。徐宗浩当年在画作中寄予的期许，在她身上得到了圆满的实现。

对于徐宗浩，这段交往是他广阔交游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页。它体现了作为画坛领袖的他，对各地才俊，尤其是对那些既能深植传统又具开放视野的新生力量的关注与扶持。

纸寿千年，承载的不仅是笔墨，更是风骨；墨梅留香，传递的不仅是艺术，更是精神。这段关于坚守、关于知音、关于传承的故事，将与其主角们的作品一起，继续在后世的仰望中，散发着温润而永恒的光芒。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